

經緯叢書之二

文體正變論

(又名文章作法)

朱子範著

經緯社刊行

經緯叢書之二

文體正變論

(又名文章作法)

朱子範著

經緯社刊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七月初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文體正變論

（又名文章作法）

每冊定價國幣貳千元

著者 朱子範

發行人 陳魯慎

出版者 經緯社

印刷者 奇文印務局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凡例

一、本書爲大學講授課本遭世亂離飢驅衣食行篋無可參考僅憑記憶掛一漏萬在所難免識者諒之

一、本書成於粵北坪石爲各體文習作舉例非爲文法言也故取材側重成例而不及其他

一、本書爲初學說法晚近學子一題在手牽筆隨之體制不辨義例不明而文之格調又復不講故謀補救斯病乃諄諄言之

一、本書所引材料率憑記憶間有錯誤尙祈是正不敢爲通人覆瓿也

著者自志

文體正變論凡例

二

文體正變論（又名文章作法）

目錄

凡例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總論

第一節 定體

第二節 別類

第三章 體制

第一節 史傳

第二節 論說

第三節 箴銘

第四節 叙記 引附

第五節 文告

第六節 書啓

文體正變論目錄

文體正變論目錄

第七節 頌贊

第八節 碑志 誄附

第九節 哀弔 挽歌附

第十節 檄誓

第十一節 祝詞

第十二節 詩歌

第十三節 樂府 謳謠操別調弄附

第十四節 騷賦

第十五節 雜文 聯語附

第十六節 小說

第四章 法則

第一節 義理之文

第二節 詞章之文

第三節 金石之文

第五章 結論

文體正變論

朱子範著

第一章 緒論

文一也說文文錯畫也象交文王注錯者交錯也錯而畫之乃成文也易曰物相雜故曰文文之定義如是然古之所謂文一曰文字二曰文籍初無所謂文體卽其分類亦不過「文」與「字」而止文相連屬者也字不相連屬者也况文字之初期純爲官書而文體之確立猶在漢代之世或以爲尙書一經文體咸備然不過僅具雛型非確立也文有變革事無膠固政治且然卽文體亦莫不然故今日而言文體正變由漢代以迄清末其沿革亦多矣大要而言之其爲偶句之與奇句乎（俗以駢文散文並稱其俗可沿也其文稱不可沿也）

上古文無奇偶奇得偶而綿密偶得奇疏宕文氣然也世俗以駢散分爲兩大壁壘謬矣然此中謂有當知者則時代之劃分是也凡事皆具有歷史性文字亦然故以爲駢爲散初無定論然世俗已習呼之矣夫焉知乎文有奇偶而取義於疏密也今以文體而論尙古者務爲佶聱屈牙之詞若樊宗師輩可得而數也然而其近於古幾何而去時俗則遠矣文以現實爲主不足以代表時代性者不能謂之文况規模僞體而以古董傲人者哉

歷代文無定法而文成法立一語實爲古今之至言然謂文之變化無定可也謂文體之一無定義不可也文有必然之義有必欲言之道有必欲說之詞有必不能易之語有必備具之題義題情有必不能舍去之定理譬猶說山也高下廣狹平夷奇崛必有一於此矣譬猶說水也汪洋澎湃淺深清濁必有一於此矣推此類也爲文安有能已之情安有舍而不論之道然避重就輕者有之矣變體別裁者有之矣必曰舍題殊而不論別求所以勝之者其亦不明爲文之道也乎

夫一文之題必有一題之文亦必有一題之體制山林館閣游覽論辯其情不可通也優游娛樂之文與羽檄飛馳者異矣堂皇冠冕之文與俳優諧隱者異矣人莫不有一體文猶是也優孟衣冠尙以逼真爲可貴而曰文之深於情者可無其面目乎讀尙書者儼然如在上古之世讀詩歌者儼然如見行吟之時奈之何文體不基尙哉

顧文體之確立非曰一二人之力而歷史爲之也一文之成初非曰此足爲不易之定理也然千百世後有以爲法則者則其體無弊義足可法而後世之爲文者亦曰其足法也而遵守之然後其體始定其義始立既確立矣則不能有所摧毀亦時代爲之也卽變革者亦非一二人之力必也經多數人之意見又有時代歷史爲之推移然後改革推動蔚然成風卽政治之助力亦復不少

由漢而之魏晉之六朝以古樸而易爲繁縟氣勢而易以聲調非人力也時勢所趨然也降而至於隋唐成敵聲矣韓柳之復古運動不得已也文體至此而不得不變也由唐而之宋宋而之明清以迄近

代初無大變革也宋明之復古運動等於唐而已矣故文字以魏晉以前爲第一時期六朝以迄初唐爲第二時期唐宋以後爲第三時期此三時期也亦曰一爲奇偶互用時期二爲偶句獨用時期三爲奇偶分用時期而已矣

然而文體果從是止乎曰未也此爲三大時期而已文各有體亦猶草木之不同類草有各本之不同木有各幹之互異松邪柏邪薰邪樟邪區以別矣草木總名也文章亦總名也區而別之則各有萬殊未可以一物總之矣梁蕭繹之序文選也於各體之辨言之甚詳而後世猶有病之者蓋正宗別裁變體僞體而外仍有蕪雜純正之分焉此不可不辨也今爲文體正變之論欲使操觚爲文者必有軌轍可循故列具規模溯其原始若夫「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文心雕龍)則神而明之端在其人而有常之體未始不可爲規矩準繩之一助云爾

第二章 總論

第一節 定理

文之有體也猶草木禽獸牝牡雌雄不可易也所貴夫爲文者有一定不易之理有令人興感之詞而文體之確立又爲必具之要素試設論以明之假令爲一喻衆之文必窮理莊嚴語無泛設真情畢露

了無遺憾然後讀之者感奮聞之者興起也若俳優其詞諧謔其語言非莊重文似游嬉幾何而令人感發乎元王構修辭鑑衡引珊瑚鉤詩話云「余近作示客云刺美風化緩而不迫謂之風宋撫事物摘華布體謂之賦推明政治正言得失謂之雅形容盛德揚厲休功謂之頌幽憂憤悱寓之比興謂之騷感觸事物託於文章謂之辭程事較功考實定名謂之銘援古刺今箴戒得失謂之箴猗歟抑揚永言謂之詩非鼓非鐘徒歌謂之謠步驟馳騁斐然成章謂之行品秩先後序而推之謂之引聲音雜比高下長短謂之曲吁嗟慨歌悲憂深思謂之吟吟咏情性合而言志謂之詩蘇李而上高簡古淡謂之古沈宋而下法律精切謂之律此詩之衆體也帝王之言出法度以制人者謂之制絲綸之語若日月之垂照者謂之詔制與詔同詔亦制也道其常而作彝憲者謂之典陳其謀而成嘉猷者謂之謨順其理而迪之者謂之訓屬其人而告之者謂之誥卽師衆而伸之者謂之誓因官吏而命之者謂之命出於上者謂之教行而下者謂之令持而戒之者勅也言而譬之者宜也諮而揚之者贊也登而崇之者冊也言其倫而析之者論也度其宜而揆之者議也別嫌疑而明之者辨也正是非而著之者說也記者記其事也紀者紀其實也書者續而述焉者也傳者傳而信者也序者緒而陳者也碑者披列事功而載之金石也碣者揚示操行而立之墓隧也誄者累其素履而質之鬼神也誌者識其行藏而謹其終始也檄者激發人心而喻之禍福鬼移者自近而遠使之周知也表者布臣子之心致君父之前也牋者修儲后之問伸宮闈之儀也簡者質言之而畧也啟者文言之而詳也狀者言之公上也牒者用之官府也捷書不緘插羽而傳之者露

布也尺牘無封指事而陳之者筭子也青黃黼黻經緯以相成者總謂之文也此文之異名也一昔劉舍人以爲「循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豈不以各有其應具之一體乎雖時代不同文質各異然參伍因革寧無途徑可循哉故爲文必先定體軀幹既立枝葉隨之若水源必有支流羣山必有宗主也善爲文者先求其可變然後進而不可變先求其有定然後推於無定可變者形也不可變者義也有定者理也無定者迹也若拘形而犯義泥迹而忤理品斯下矣

若夫爲文之工者於定體而外又有所謂聲律練字屬詞養氣銘裁諸大端雖曰於文字有關然有修辭學在足以括之故又不備論也

第二節 別類

文章各有分類其制不同必別樹風骨各當義理釐然較然不能混也古之區別文體者陸機文賦分爲十類（摯虞文章流別則其書已佚魏文帝典論所分僅四類故不論）梁昭明文選分爲三十八類任昉文章緣起分爲八十五題（此書已佚今所存者爲唐張綰所補多紕繆不可采）宋劉勰文心雕龍分爲三十一類唐古文苑分爲十九類宋真德秀文章正宗分爲四類謝枋得文章軌範分爲二格李昉文苑英華分爲三十七類與文選畧同其後徐師曾文體明辨更分爲一百零一類與吳訥文章辨體同其繁碎清姚鼐古文詞類纂分爲十三類（黎庶昌王先謙兩家續纂分類均同）梅曾亮古文詞

畧又增詩歌一類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又分爲三門十一類此古今不同然亦有未當者至若明唐順之文編義主論文非求分體於此明夫文章所寄胥異形體而一體之中咸具正變孰爲先後孰作主賓雖分類者均有主觀然大旨斯立支節容有未符要之其各具一體可以分別部居者又烏得而不爲之論定其義乎且也文各有源義取於古劉舍人曰「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記傳銘檄則春秋爲其根」雖曰宗經然有本也陸機文賦曰「詩緣情以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曉曉而諄諄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詞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其區分雖殊要亦文體所含之正者也

章太炎之論文學也曰以有文字著於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文學總畧）夫旣曰論其法式則必有規矩依循可知也今以「史傳」「論說」「箴銘」「叙記」「文告」「書啟」「頌贊」「碑誌」「檄誓」「祝詞」「詩歌」「樂府」「騷賦」「雜文」「小說」凡十有六類各是釐正溯其源流亦足以考正變論得失庶乎其不惑焉耳

第三章 體制

第一節 史傳

傳者傳也轉也謂展轉相傳也筆而錄之斯謂之傳自司馬遷作史記創爲列傳而後世史家卒莫能易或有隱德而弗彰或有細人而可法則皆爲之立傳寓其意而馳騁文墨者間以滑稽之術雜焉皆傳體也其品有四一曰史傳二曰家傳三曰托傳四曰假傳（見徐師曾文體明辨）其托始則史記其分流則上述四者而外若小傳若外傳均爲傳體然史公之傳雖曰載一人之事而爲體多不盡同蓋創始者本無途徑可循而史公筆力又足以馳驟之也傳之爲書始於左氏然文中子云三傳作春秋散謂其離於經也徐矩事物原始於傳之一類列陶潛之五柳先生傳習鑿齒之襄陽耆舊傳王績五斗先生傳趙抃忠臣傳徐廣孝子傳劉向列女傳以爲權輿斯皆得傳之正體若韓愈毛穎傳則傳體之變而雜以滑稽者也

故傳之正體以直筆無隱爲宗而不雜以議論（史遷於議論處別爲贊以明之後世則以論別不於傳中攙雜也）或編年以綴事必按實而立言公羊謂傳聞異詞苟卿稱錄近畧遠蓋遠則難知傳聞則難辨也不然愛奇者不顧實理則如劉舍人所云「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述於是棄同卽異穿鑿傍訛舊史所無我書則傳此訛濫之本源而述遠之巨蠹也」（文心雕龍史傳篇）

第二節 論說

論者綸也輪也理也次也撰也可以經綸世務故曰綸也圓轉無窮故曰輪也蘊含萬理故曰理也

篇章有序故曰次也必有所述故曰撰也（參考鄭康成語）而劉舍人以爲述經叙理倫理無爽而體製多品「陳政則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注參體辨史則與贊評齊行銓文則與叙引共紀故議者宜言說者說語傳者轉師注者主解贊者明意評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詞八名區分一揆宗論論也者彌綸羣言而研精一理者也」此則以論體可賅衆義而多品統于一揆說文段注「凡言語循其理得其宜謂之論」然則論也者斷事而無爽循理而得宜者乎故議論取其純正而次叙求其分明轉折務於圓通波瀾貴於壯濶偏激者近巧諸隱者近纖詞勝則理乖意盡則文弊逞臆見者必流於妄說多枝葉者必雜於遁詞至若晦澀冗長散漫堆砌猶其小焉者也

論有必守者有必忌者明白如晝切理鑿心聲調有高下之宜組織有綿密之法叙事簡淨而文筆冲和若有餘論斷明快而評議銳利若決獄此其必守者也引事多嫌其近於叙記譬喻多嫌其賓主不分詞涉曲學則乖論而不斷則散首尾異勢則駁而不純題義鬆懈則緩而難制此其必忌者也故用筆宜圓轉而不可縛束用事須緊貼而不可迂濶常見之語習聞之詞是謂「入林」不可用也要之貴乎能斷能奇能曲折善達能明利媚好斯得之矣至曰「義貴圓通詞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詞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論如析薪貴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橫斷詞辨者反義而取通（文心雕龍語）則又古今不易之論也矣

吳訥文章辨體曰「按韻書論者議也梁昭明文選載論有二種一曰史論乃史臣於傳末作議論

以斷其人之善惡若司馬遷之論項籍商鞅是也二曰論則學士大夫議論古今時世人物或評經史之言正其訛謬如賈生之過秦江統之徙戎柳子厚之守道守官是也唐宋取士用以出題然求其詞精義粹卓然名世者亦惟韓歐爲然」徐師曾文體明辨曰「論之立名始於論語而文選則分三爲設論居首史論次之論又次之然亦未盡然也其爲例可分八品一曰理論二曰政論三曰經論四曰史論（有評議贊述二體）五曰文論六曰諷諭七曰寓論八曰設論其題或曰某論或曰論某則各隨作者命之無異義也」總合二說其分析雖異而立論之主體則同此則爲論體之正經而不可踰越者矣至其變體則文選列「答客難」「答賓戲」「解嘲」三首以爲設論則論體之變者乎若乎說體則別有在義雖大同體則小異也

說者釋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也吳訥文章辯體以爲說之名起於說卦許氏說文蓋亦祖述其名而爲之辭魏晉六朝文載文選而無其體至昌黎始作師說柳子厚及宋室諸老各卽事卽理而爲之說以曉當世徐師曾文體明辨同之盧文弨云說須自出己意橫說豎說以抑揚詳瞻爲上然說之體製究與論爲不同蓋論必有斷而說則鋪陳義理但解釋題義明其旨趣而已徐師曾以爲與論無大異蓋亦未之思也

第三節 箴銘

字書「箴者鍼也若鍼砭之治疾而使之警覺也」玉篇「規也戒也」然則箴之義其必有所當戒以文而爲之規者乎按箴之本義爲綴衣之箴（與鍼別）有先爲之防閑之義文以箴名者其卽此理也與摯虞文章流別論僅列十二州十二官箴而未詳其作法王伯厚辭學指南云「箴者諫誨之詞若鍼之療疾故名箴」（此以箴爲鍼實誤）徐矩事物原始則以爲「箴誠也」其箴體之正解乎許氏說文亦以箴爲誠其說甚正吳訥文章辯體以爲箴者規誠之詞大抵箴銘贊頌雖或均用韻而體不同箴是規諷之文須有警誠切劘之意」徐師曾文體明辯則以爲「其品有二一日官箴二曰私箴大抵皆用韻語以垂警誠」是箴之爲體其用意須垂警誠之意爲不可易之理論文心雕龍銘箴篇謂「箴全禦過故文資確切銘兼褒讚故體貴弘潤其取事也必覆以辨其摘文也必簡而深此其大要也」此則箴銘必同具者乎

故箴者務取其戒事而有所警有先爲防閑之義蓋發於機先者易防而救於事後者難理其爲體有用韻者有不用韻者有四字句者有長短句者其所誠之事非必實有其過而故爲之防也人生有欲其欲亦可推而至於無盡必先爲之防而使視聽言動有所警惕焉耳（程子有視聽言動四箴）古者官箴王闕謂以己之所知而箴他人之過失或預爲防範之也今則以一己之私懼其或流於過失而自箴之也故借物以寓意因時以立言又必切於一己而深切體認羣物引以爲深誠者也

若夫爲銘之用有二一刻於器者鄭康成曰銘刻之也是也一書於座右者崔子玉銘是也然均有